

红鱼

朱煜赫

“鱼也是有情的，它们终会重逢。”时至今日，母亲总是这么说。可我们仍不知道那一对红鱼的名字。

说起由来，也是天意。春节前，三弟从花鸟市场回来，手里就多了个精致的小玻璃球，有两条锅盖大小的红色小鱼在里头游来游去。

叔叔说是弟弟贪心，耍赖不走，是硬从人家缸里捞出来的。“不过不贵，四块钱罢了，”说着耸耸肩，一脸宠溺地摸了摸弟弟的头，“观赏鱼，活不久的，买给孩子，怕他伤心咯。”

可孩子的心总是浮动不安的，专注不了多久，变幻速度之快远超我们的想象。春节的序曲一拉开，三弟的心就不在那对红鱼身上了。等我再次留意到它们的时候，已经是年初三了，小玻璃球静静地躺在我书桌与窗台的夹缝里，斜光映射在水面上，又因为反射透过玻璃四散开来。

“莲花。”我脱口而出。惊了母亲，却无碍红鱼。

鱼儿缓慢地游着——好像是吃饱喝足后的悠然自得，又似乎是因为饿到有气无力。母亲毕竟慈悲心肠，嘴里念叨着，再微小的生命也是生命，转身去找能装下它们的“鱼缸”。我忽而想起洗手间的绿萝有些孤单，便建议把鱼送去与它作伴，母亲欣喜。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鱼一萝，动一植，红一绿，动一静，相得益彰，好生欢喜。

我不止一次地上网查找有关红鱼的信息，渴望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品种，应该怎么饲养，需要注意哪些事项。甚至自学了微距拍照的技巧，希望通过清晰的照片加强搜索的可信度。而这次，连包罗万象的互联网也无可奈何。最后一次搜索的信息停留在：红鲫鱼亚种，是一种变异的红鲫鱼。它们寿命极短，永远也长不大，主要用途是投喂大型食肉鱼。这就连观赏鱼也做不成了。母亲知道这个消息后并没有像我一样沮丧，反而开心起来：“鲫鱼很好养的，咱们好好照顾它们，能活。”当然能活，这可是大难不死的一对红鱼呀！

时间飞逝，年早已过完。三弟的小红鱼正式移交我家，成为我们家的双红鱼。假期接近尾声，学校开学了，我告别父母，也告别了红鱼，顺利返校。我与红鱼的联系也就仅存在于和母亲为数不多的通话之中。学校的学习生活繁忙，偶尔的安静时刻，也被琐事填满。父亲因为工作原因常年不在家，家里空留母亲一人生活，日子虽说不上孤单，但多少也有些落寞。母亲应是常常对着空荡荡的客厅，小鱼们呢，应还是那样快活着吧！毕竟有母亲的照料，就算不是锦衣玉食，起码是过得舒心的。

一天，忽然接到母亲的电话，心里“咯噔”了一下，惶恐出了什么事。我在来宾求学，虽离邕城不远，就一小时车程；票价也不高，百元上下。但我上学期间很少回去，平常与母亲的沟通也只在微信，极少直接电话联络。这次的电话突然而至，的确有些惊慌。然而母亲只是询问今年的端午是否回家，提醒我要早做打算，要早订票。我心里的巨石头落了地。寒暄了几句之后，母亲忽然提起小红鱼。“怕不是死了吧？”我连忙问道。母亲却欢快地说：“没有死，生宝宝啦！”

等我再次看到它们的时候，是暑假的第一天。刚回到家就发现我书桌上有一瓶水，里头有几条笔尖一般的小鱼，身体呈纺锤形，前头大，尾部短小，全身透明，带一点点红色，看不出内脏的分布，但是透光。最突出的一对眼睛，从头部拱出来，几乎占了整个身体的一半，且层次分明，外圈圆润饱满，内圈呈黑金色，像镶了金边一样。最灵动的是眼睛内圈里的一小个黑点，颜色远深于其他的黑色，靠近点甚至能看清它们的收缩闪动。

母亲说，它们是那对红鱼生下的。最开始还是鱼卵，挂在绿萝的茎部。母亲偶然在一次换水时发现它们，刚开始还以为是绿萝出了什么问题，直到放回水里才看清那是鱼卵。那时，鱼卵已经被吃得七七八八了。“毕竟鱼的记忆只有七秒啊。”我补充着。母亲点点头，鱼可能错把孩子当成饵料吃了。后来的操作就简单了许多，母亲把绿萝茎剪去一

部分，放在一瓶新的水里，没过多久，小鱼孵化了。

就这样，双红鱼还和绿萝在一起，小红鱼和我在一起。日子一天天过着。双红鱼吃得多，每天得喂两次，一次要喂三粒饵。小红鱼吃得少，一天喂一次，一次也就一粒饵。也许是喂的时间久了，只要早上母亲去洗漱，两只双红鱼便使劲顶着鱼缸，那是它们认出了母亲，抢着等食呢。

“看来红鱼虽然有点傻，但还是知道感恩的。”母亲如是说道。“那只是本能罢了，鱼哪有什么记忆哦。”我懒洋洋地回应。

小红鱼逐渐成形，颜色越来越红，身子微微增大，眼睛越发明亮出众了。最可人的就是每当我投饵的时候，小鱼们总是先警惕地躲在水底，等水面平静了，才慢慢地、迂回地螺旋游上来，先小啜一口，立马散开，在水面静静地等待。眼睛往侧后斜看，好像在看我的动向，又好像在锁定饵料的方位伺机下口。再过一会儿，它们就像收到信号一般，一拥而上将饵料团团围住，大口大口地一顿狂啃。

平常，外公每周六会准时来家里吃饭，每次来都会好好看看那几条小鱼。老人家总是用深邃而又安静的目光注视着瓶里的小鱼，默默地看着，什么也不说。

那是很平常的一天，我照例准备喂饵，忽然发现清澈的水面下躺着两粒如白米一样的颗粒。是小红鱼。已经死掉的小红鱼通体惨白，眼睛漆黑，平静地躺在水底，一动不动。或许是在头天晚上就死了吧。母亲说着就去换水了。我精神有些恍惚，明明昨天都还挺灵活的呀。一连几天，小红鱼离去的消息接踵而至，惨白的鱼也时时萦绕在我的脑海。终于在一天清晨，小红鱼就只剩两条了，我不愿再看到那样惨白的恐怖，便骗母亲小鱼都死了，转身把两条小红鱼冲进了下水道。

“在现代化的大城市里，这可能是最好的放生了吧。”我自我安慰道。没曾想母亲却说小鱼们的不幸是她的责任，说不应该在小区停水之后立马给它们换水，“哎呀，都怪我，新

水澄澈剂多，小鱼身子受不了。”母亲满面愁容。幸好双红鱼没事，每当它们又顶缸讨饵的时候，我却暗暗地难受——鱼终究是没有记忆的。

7月21日这天，我起得很早，在刷牙时总觉得有些不安。目光向鱼缸望去，透过圆形的放大镜般的玻璃面，我清楚地看到：惨红的、蜷缩着的、鳞片四散开来的、眼睛漆黑死板凸出的一条红鱼，僵在水下。我惊慌地把母亲叫了过来。等我们拿开绿萝才无奈地承认，它确实是死了，和之前的小鱼一样，死了。从蜷缩的样子看来，过程很痛苦。另一条红鱼则显得有些着急，不断地在水中上下四窜，时不时顶一顶它的爱人。“也许它以为它还在睡觉吧。”母亲镇静地说道，“毕竟鱼的记忆只有七秒。”

今天刚好是小鱼们走的第七天。

它们离开后，我不断地回想着这几条鱼，它们的灵动活泼还映在我脑海中，玻璃球还挂在窗台上，绿萝又长了新茎，枝叶也愈发繁茂起来。我悲悯于红鱼的可悲，不知分离为何物；也羡慕于它们的幸福，不知分离的痛苦。可万一鱼的记忆不止七秒呢？也许是七分钟、七天、七年？不，我不能再想了。鱼也是需要陪伴的啊。无数辗转反侧的夜里，我羞愧于妄图揣测它们。每多一秒，便有一秒的痛苦。鱼儿早在数百万年前就已经进化出保护自己的能力了，七秒钟的记忆，恰到好处痛苦与解脱，这是多么高明的技能。可时间总是会冲淡一切的，我现在甚至记不起它们眼睛的美丽。

“放生”的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里雾蒙蒙的只有面前那个鱼缸。突然，鱼一跃而起，飞了出去，化作一颗红色的流星，以极快的速度划过天空。天空一片漆黑，只有那颗流星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它无限接近另一颗红色的流星。

最后，它们相撞，散开，刹那间，绽放出满天星河。

“鱼也是有情的，它们终会重逢，在星河里。”



山村晨曦 (李海波 摄)

叔公和他的泡酒

黄任波

叔公今年七十有八，但脸色红润，腰板挺直，走起路来十分稳健，丝毫不显老相。装了十几斤重谷子的麻袋，他单手攥住往上一甩，轻轻松松就上了肩。每逢乡人问其养生之道，他从来不直接回答，只是用手比划着一个喝酒的姿势。大家一看，便心领神会笑了起来。

叔公嗜酒如命。但他从来不喝瓶装酒，只喝自己泡的药酒。在他的卧室里，床头床尾摆满了大大小小的酒坛和玻璃瓶，里面盛满了他自己泡的各种药酒。数起来不下三四十坛。他泡的多是果酒，如葡萄、荔枝、龙眼、桑葚、杨梅，等等。还有一些蛇、蜈蚣、蚂蚁泡的动物药酒。他平时喝的也多是果酒，那些用死蛇烂蝎拐泡的酒，则很少喝。我发现他的床尾有两个大玻璃坛，坛里泡的毒蛇酒大概有十几年了，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动过。其实他老人家喝的果酒也不多，每餐一杯，二两左右，从不过量。

也许，这就是他一直保持健康的体质和乐呵心态的原因吧。

但这年夏天发生的两件事，严重影响甚至改变了叔公的生活习惯。

一是镇上的一个圩日，有一卖蛇酒的中年男人为了招揽顾客，手里捏着一条眼镜蛇(俗称“老扁”)晃来晃去，声嘶力竭喊着什么，大意是宣传他卖的蛇酒货真价实，功效明显。孰料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中年男人一不小心，老扁突然在他的耳朵根部狠狠咬了一口，只两三分钟时间，中年男人便倒了下去。围观群众赶紧打了120。可待120赶到时，中年男人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消息传到叔公这里，他并不是十分在意，淡淡地说：“这跟酒有什么关系？这家伙是蛇咬死的，又不是喝蛇酒死的！”但自此之后，他就把那两大坛蛇酒藏起来了。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跟酒有关的大事。那天也是圩日，村里的几个老大爷相约去赶圩，他们中的一位

带了一瓶自泡的药酒。到了圩场，买了几碟炒粉之类的下酒菜，几个人就地摆桌喝起来。喝完酒后，大家都觉得不舒服，全身冒冷汗，头昏眼花，待被人送到医院，诊断是药酒中毒。其中一人中毒过深，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原来，他们是把外用的药酒拿来喝了。

这一件事令叔公很是不安，他开始少喝泡酒了。我有一次跟他闲聊，谈及泡酒的事，他听得十分认真。其实当地泡酒是一种传统，因为地处南方，瘴气、湿气重，生活在这一区域的人们阳气不足，容易得风湿，所以就借喝泡酒来祛风湿、壮阳气。但泡酒是有一定危险性的，一是用来泡酒的原料，没经过科学检测，不知道有没有毒；二是制作过程有风险，譬如把一条活生生的毒蛇放进酒坛，不小心容易被咬；最关键的是是否安全有效，喝了泡酒之后效果怎样，谁也不说不清。中医有个传统的理论——“吃什么补什么，重在

一种心理暗示，只要自己觉得有效就有效了。对我这一番说法，叔公基本上可以接受。此后，他真的停了一段时间不再喝泡酒了。

停酒十余天，叔公感觉自己的身体与精神状态与原来相比明显不同，全身乏力，做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连走点远路脚都打飘。他感觉不对劲，又重新喝起来。当然，喝的都是少量。村里年轻人问他：“阿伯，你这样餐餐喝，不怕中毒吗？”叔公回答道：“年纪大了，怕什么怕？阎王想要拉我走，至少要等我喝完我的泡酒吧？”大家听后哈哈一笑，不再劝他。

叔公能兑现他喝完他的泡酒后不再喝的承诺吗？我很怀疑。不过叔公既然到了这般年纪，也没什么顾忌了，只要他感觉身体舒服，喝就喝吧。况且，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传统文化，它的存在肯定是有充分理由的。其实，如果有机会，我自己也很想尝试一下叔公的泡酒。

锻铸荣光(朗诵诗)

大朵

如果可以
我想为这一群体雕塑
用忠诚与无畏做筋骨
用服务与温暖做填充
用千万次的感动擦拭

如果可以
我想为这一群体写首歌
用忘我与牺牲作词
用道义与真情作曲
用一次次感动的热泪伴奏

人民警察，选择这份职业就选择了一生将责任与付出背负在肩头
因为这份职业有个重于泰山的定语——“人民！”
“人民至上，我将无我！”
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为一方百姓安居乐业
他们愿把自己化作蜡炬，作利剑
作春雨，作铁拳

当“逃犯克星”陈达
远赴千里之外抓捕黑恶逃犯
女儿在手机视频里默默吹灭了生日蜡烛
他清楚罪犯分子的蛛丝马迹
可妻子女儿的生日总记不住

当远在老家的孩子被豆浆烫伤
家人一阵阵急呼催促
铁汉蓝灰伍强压着内心的疼痛
他的心里只有抓捕
“没事，谁家孩子没个头疼脑热”
自己的事他轻描淡写
任务于他重如千钧

当庞文贵舍命冲入搏斗阵
歹徒的拳脚往他要害处猛击
他死死揪住坏人不敢
肝裂胆伤也在所不惜
对邪恶他嫉恨如仇
对群众他温暖如春
他把人民装在心里
连瑶山的凤都在颂扬他的事迹

在来宾城警支队
韦恒富被称为“救人专业户”
他在河中、在楼项、在绝境
从死亡边缘拉回30多条生命
一面面锦旗绣上无限感激
一枚枚奖章闪耀最美之光

青年民警梁峰在大数据的战场里拼杀
当新冠肺炎疫情来袭
海量信息一波接一波汹涌
从上午到凌晨超负荷筛查
他把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熬红
“一定要扛住，不能掉链子！”
共产党人的信念成了他有力的支撑
……

这，就是桂中公安铁军的代表
这，就是来宾公安的学习楷模
一张张立功的喜报
一个个“最美”的称号
千百个这样无私奉献的斗士
才换来群众安全感排名第二和
政法队伍满意度第一的佳绩

破案，他们力拔跨国贩毒集团
强警，实战大练兵队伍面貌一新
抗疫，他们冲锋在最前沿
维稳，他们力求圆满目标
锤炼了铁一样的纪律
锻铸出钢一样的意志
犯罪嫌疑人闻警丧胆
远近过往客商齐挑大拇指

其实无需雕塑
他们的形象自有人民描摹
也无须颂歌
他们有付出祖国会记住

救民于危难送民以温暖
舍小家小我成就无私大爱
一方安宁是他们神圣责任
为捍卫人民警察的职业荣耀
哪怕倒下也无怨无悔

“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
这是穿越时间长河依然铿锵有力的誓言
猎鼠行动，猎狐行动
昆仑行动，神剑行动
他们，召之即来闻令而动
他们，闪电出击决不退缩

桂中公安铁军迎送了71载的战斗风雨
印在这大地上的每个脚印
都彰显着对党的无比忠诚
每一滴鲜血和汗水
都书写着爱民的浓浓之情
维护安全稳定，服务人民群众
是他们神圣的使命
他们不变的初心

他们从百年党史中
汲取奋进的力量
把警魂与民心紧紧拧在一起
万家灯火，城乡安祥
晨风吹起，乾坤清朗
当鲜红的党旗高高飘扬
他们在心中再把战鼓擂响
他们要用无畏与奉献
锻铸新时代的荣光